

新编古装连本戏

# 大明忠烈

第三本 索夫放婿

(根据山东省阜阳地区曲剧、四平调剧、豫剧本翻编)

编剧 李省三 张如弼

翻编 王进才

厦门市歌仔戏剧团印

八四年二月

# 場次

第一場——宴請

第二場——赴宴

第三場——盼歸

第四場——索夫

第五場——送歸

第六場——報密

第七場——放婿

第八場——夢樓

## 第一場 宴 請

接上場，邸府厅堂。

严二二：（上唸）

奉了夫人命，

邸府請姑爺。

飘香在哪里？飘香快來呀！

飘香：（內聲）來了，來了！

（上）噢，原來是严二伯伯，到此何事？

严二二：今日乃是夫人壽誕之期，夫人特命我請姑爺，小姐過府赴宴。這有書信一封，煩你親自交與小姐。

飘香：好！（接信）严二伯伯，少等片刻，我去稟告姑爺小姐。

严二二：好，有勞了！（下）

飘香：有請姑爺、小姐！

曾榮：來了！（曾榮、兰貞同上）

飘香：見過姑爺，小姐。（施禮）

曾榮：免了！飘香何事？

飘香：严二伯伯奉命來請姑爺小姐過府家宴，老夫人寫來書信一封。（呈交兰貞）

曾榮：飘香你去歇睏。

飘香：是！

严兰貞：（接信向榮）母親有書信送來，請官人拆看！

曾榮：還是娘子拆看為好！

严兰貞：毋免你看我看，咱夫妻一同觀看。（並肩看信）

若不是母親來信，我倒忘記了。今日是母親壽誕之期，你我理宜前往！

曾荣：娘子，你去我不去。

严兰贞：官人，为妻婚后尚未满月，不能回家，理该你去呀！

曾荣：（拒绝）娘子不去，我也不去！

严兰贞：官人何必如此，还是去的好。

曾荣：唉，娘子啊！

（唱）

娘子办事欠细致，  
怎知曾荣心伤悲。  
满腹冤屈无处伸，  
去向仇人拜寿我难依。

严兰贞：（唱）

官人讲话虽有理，  
怎奈今日是寿诞之期，  
若是儿婿不拜岳母寿，  
唯恐爹娘起猜疑。

官人啊！我母亲为人讲礼义，  
平素待人好无比，  
若是夫妻都不去，  
是情是理不合宜。

曾荣：（唱）

娘子之言真情实意，  
不由曾荣难推辞。  
我立志要报杀父仇，  
也须寻找好良机。  
不如与贼来相见，  
随机应变计智施。  
若有罪证在我手，  
定能报仇明大义。

曾 荣：娘子既然要我过府拜寿，小生理当依从。

严兰贞：(喜悦地)这就好了！时候不早，官人请到里面速速更衣过府，以我母亲盼望。

曾 荣：好。(下，更衣)

严兰贞：飘香快来！

飘 香：来了，来！小姐。

严兰贞：到我房中取出二十两黄金。叫严二进来。

飘 香：(到外呼)严二伯伯，小姐叫你。(严二上)

严二：见过小姐。小姐有何吩咐！(飘香下)

严兰贞：严二，今日姑爷前去祝寿，你要谨记他生性不会饮酒，在酒宴之前，你要小心侍候，酒宴散后，即刻送他回来。

严二：严二遵命！(飘香取黄金上)

严兰贞：严二，这有黄金二十两，十两是姑爷赏与你的。另外十两是赏给府中家丁丫环的。

严二：严二代谢。(接过黄金)

严兰贞：飘香，你与严二到外面备轿侍候。

飘 香：是！(飘香与严二下，曾荣上)

曾 荣：娘子，小生去了！(欲行)

严兰贞：官人！

曾 荣：(站住)娘子有何话讲？

严兰贞：官人啊！

(唱)

大胆过府去拜寿，  
切莫惆怅满面愁，  
尚有不测祸降临，  
为妻替你来分忧。

曾 荣：多谢娘子！(又欲行)

严兰贞：官人！

曾 荣：娘子还有什么话要说？

严兰贞：官人啊！

(唱)

为妻嘱咐你几句话，

酒席筵上莫贪杯。

观颜辨色须慎静，

筵席散后早回家。

曾 荣：(接唱)

多蒙小姐细叮咛，

小生句句记在心，

为使娘子心安稳，

日落黄昏就回家庭。

严兰贞：官人早去早回。

(曾荣下。飘香上)

飘 香：小姐，姑爷已经去远了。

严兰贞：飘香，你传命家人，备大轿一辆，在黄昏时候，前去迎接姑爷回来！

飘 香：(打趣地)姑爷大门还未跨出，小姐就要备轿接回来了。(兰贞娇嗔)

严兰贞：飘香，还不快去！(下)

飘 香：是！

(幕 落)

## 第二場 赴宴

严府正厅。张灯结彩，“寿”字高悬，幕在乐声中启。

(幕启：严世蕃、严夫人，丫环、家丁上。)

严世蕃：堂前寿筵开，

严夫人：等候娇客来。

(内声：赵老爷、赵小姐到！)

严世蕃：有请！

(严世蕃、严夫人出迎，赵文华偕婉贞、珍珠家丁上)

赵文华：祝寿献礼结人情，趋炎附势聪明人。

严世蕃：文华弟请了！

赵文华：请了，请了！(入内坐下；献礼)一点薄礼，还望东楼兄与嫂笑纳。

严夫人：哎呀！小小生日，何劳赵叔父破费。

赵文华：小意思，小意思。只是讨一个吉利，恭祝嫂=寿比南山，福如东海。女儿快与伯父伯母叩头拜寿！

赵婉贞：伯父伯母在上，侄女儿叩头！(乐起、拜寿)

严夫人：侄儿，快=请。

珍珠：珍珠给老爷、夫人(拜寿)。

严夫人：罢了，少待帐房领赏。

珍珠：谢老夫人。(严二=上)

严二=：禀夫人，姑爷到。

严夫人：请！

严二=：有请姑爷。(曾荣上)

曾荣：岳父岳母在上，小婿前来拜寿。

严夫人：贤婿请起！

严世蕃： 见过赵叔父。  
曾 荣： (强忍心头之恨) 拜见赵叔父。……  
赵文华： 不敢，不敢，请坐。  
曾 荣： 谢坐。  
赵婉贞： (向夫人) 侄女告退了！  
严夫人： 今日小宴，并无外客，侄女儿不必拘束。  
赵文华： 哈哈，是啊！赵家和严家虽不是同姓，但情似同宗。你与兰贞姐又是结拜姐妹，小姨见姐夫也是应该的，不用避嫌，快上前见过姐夫。  
赵婉贞： 姐夫，婉贞有礼！  
曾 荣： 还礼！  
赵文华： 女儿，你平日爱好作诗，你姐夫是一个诗赋出众的才子，日后你到鄢府陪伴你兰贞姐，顺便也可向你姐夫请教写诗的道理呀！  
严世蕃： 文华弟真会讲笑话。  
严夫人： 贤婿，兰贞她为何不来呀？  
曾 荣： 她讲未曾满月，不便回来，故而不能前来与岳母大人拜寿，望乞恕罪！  
严夫人： 哎呀，那有这么爱讲究，时间不早，请叔父入席。  
赵文华： 好。  
严夫人： (向世蕃) 老爷，你在正厅与叔父、贤婿共饮，老身去内厅陪伴女客。  
严世蕃： 好！  
严夫人： 赵叔父少陪了！  
赵文华： 嫂嫂请便。  
曾 荣： 送岳母大人。  
严夫人： 免了，侄女儿，随我来！（夫人下，婉贞随下）

严世蕃：来啊！摆宴。  
 家人丁：是！（摆酒）  
 严世蕃：文华弟，贤婿请坐。  
 赵文华：请坐，请坐！（众入座，家人斟酒二巡下）  
 严世蕃：请！  
 赵文华：请！（荣未饮，暗将酒倒掉）小弟敬东楼兄一杯。  
 严世蕃：不敢，不敢！  
 赵文华：（给曾荣斟酒）也请请侄女婿满饮一杯。  
 曾荣：小生不会饮酒。  
 赵文华：今日乃是你岳母寿诞佳期，理该多饮几杯，纵然酒醉，有我这个大媒人送你回府，谅心兰贞侄女儿也不会责怪你的！哈々々……来，来，来！  
 严世蕃：贤婿，畅饮无妨。  
 （严世蕃、赵文华满饮，曾荣仍将酒倒去，家人上）  
 家人：禀老爷，汤伯钦大人来了！  
 曾荣：（大惊）汤伯钦！  
 严世蕃：文华弟，汤大人来了，你我出迎。（曾荣假装酒醉呕吐）贤婿饮酒三杯，为何醉倒席前？  
 严二二：小姐言道，姑爷生性不会饮酒。  
 严世蕃：噢！你要小心侍候，扶姑爷到书房歇息。（歇晌）  
 严二二：是！  
 严世蕃：文华弟一齐出迎！（蕃、赵下）  
 （严二欲扶曾荣转身）  
 严二二：待我去取解酒汤来！（下）  
 曾荣：我哪里酒醉呢！哎呀，不好，不好了！  
 （唱）突然来了汤伯钦，

冤家偏遇对头人，  
当初常到我家门，  
如今附势投奸臣。  
篷前如果相见面，  
我的面目他认的真。  
倘若被他来识破，  
即刻大祸就临身。（着急思索）  
乘此四处无人在，  
避祸偷回家庭。

（出厅门）哎呀且慢，我从此出门，若被贼子看见，就难于脱身，待我从后花园回去！

（园场，进花园）

（唱）

急忙移步花园进，  
园内一片景色新。  
景色虽好无心看，  
急急忙忙把右门寻。  
步过小桥往前行，  
只见一道月洞庭，  
为何两座花园紧相连？  
秋光皎洁冷清清。

（一观）沉—香—阁。哎呀，娘子曾言道，这沉香阁内的表章楼，乃是严嵩老贼收藏本章的所在，有人擅入，皆遭斩杀。楼中定有不可告人之事。（四下看）待我入内查看一番，若能得到一些凭证，日后也好与爹々报仇雪恨。（进沉香阁）八仙厅幽静楼！  
（欲上楼又止）去不得呀！

我本虎口一余生，  
为何又要入险境，  
倘若被人来识破，  
画堂难见汤伯钦。  
老贼若知小生是曾荣，  
罪上加罪定丧身！  
我还是急急忙忙回家去——（站住）  
呀！……  
我曾荣岂能做贪生怕死人。  
国仇家恨怒火升，  
那怕刀山绝路我要行，  
不顾一切上楼去——（上楼）  
表章楼内察详情。

（紧张地打开抽屉，翻文件）这是他鸾送的礼单。（读礼单）黄金千两，丝缎百匹，敬献干父。这后面是严嵩的奏本稿。（念）臣荐总兵仇鸾再返三关，以重周边防，将功折罪……

哎呀，想仇鸾失机丧地，律当斩首，如今严嵩老贼，受他的贿赂，反倒保奏起他来了。严嵩呀，老奸贼！你这样弄权枉法，好不叫人痛恨！我不免将这礼单藏起来，日后也好作凭证。（再阅本章）

“三关总制曾铣”啊呀，爹爹呀！……

（唱）

严嵩老贼太奸佞，  
诬害爹爹遭杀身，  
今日凭据在我手，  
这不共戴天之仇定能伸！

(将本章藏起，继续翻阅文件。珍珠引婉贞上)

赵婉贞：(唱)

去到严府庆寿辰，  
指望与兰贞叙别情，  
见无姐々真扫兴，  
带了珍珠回门庭。

(曾荣正将文件放回原处，慌乱中倒翻抽斗，不禁失声“哎呀！”)

玲 珠：(听得楼上有声音)啊！小姐，楼上怎样有声音。

赵婉贞：这表章楼乃是机密重地，我爹早就晓谕全府老少，若有人擅入，斩杀不赦，谁人敢大胆上楼呢？

玲 珠：小姐，你看楼门开着，上面一定有人。

赵婉贞：那你上楼去看一个清楚。

玲 珠：(行而又止)小姐，还是一起上楼吧！

赵婉贞：好！(上楼，楼门口与曾荣相遇)

玲 珠：哦，原来是鄢姑爷。

赵婉贞：姐夫！

曾 荣：姨妹！

玲 珠：鄢姑爷，你怎样闯到这个地方来？

曾 荣：(故意地)这是我家岳父的书楼，我酒后来此，暂息片刻，有何不可呢？

玲 珠：哎呀，鄢姑爷，这是表章楼，不论何人擅自闯入，有立斩之罪呀！

曾 荣：(故作不知)哎呀！我怎样不知呢？望姨妹与大姐不可声张呀！

赵婉贞：此地不是讲话之处，玲珠你快带鄢姑爷下楼去吧！

玲 珠：鄢姑爷，随我来。(拉曾荣欲下楼)

赵文华：（内声）汤大人请八仙厅少等，我上表章楼去取本章再来商议。

珍珠：哎呀，不好了！老爷上楼来了。小姐，老爷上楼来了！

赵婉贞：哎呀，姐夫！若被爹爹见到，那还了得，这便如何是好？

曾荣：这……这……（曾荣摸胸口文件，欲出门）不免待我……

珍珠：哎呀，郑姑爷，我看你还是先到凉床去躲一会儿。

（曾荣入凉床）

赵婉贞：珍珠，快快离开。

珍珠：小姐，咱主婢下楼，遇见老爷，定然要遭责骂，我看还是在表章楼暂躲一时再说。

（二人躲到另一处。赵文华上）

赵文华：唉！饮了三杯酒，忽然汤伯钦大人就到，说有要事商量。做官人真是日夜忙不停。

（上楼见房门开，疑问，发现桌上的文件有人动过）哎呀，

不好了！这桌上的文件有人动过了。（四处查看）

莫非有人混进表章楼来了，待我四处搜查。

（拔剑壮胆搜查，狡猾地冒叫）嘟，大胆刺客，你赵老爷已经看见了，还不快快出来伏罪，看剑！

（正要搜到凉床，婉贞突然出来）

赵婉贞：（大声）爹爹！

赵文华：（吓了一跳）啊！喔唷，原来是女儿。（严厉地）女儿，你和珍珠俩人，到表章楼上来做什么？

赵婉贞：喔！爹爹，女儿在严府多饮几杯寿酒，刚要回房，一时诗兴，故而上楼而来，寻找笔墨纸砚，谁知正要提笔

写诗，爹々你上楼来了，恐怕爹々责怪，急忙躲起来了。

赵文华：女儿，你作诗为何不到自己书房中去做，反到表章楼来呢？

玲珠：（见婉贞语塞）老爷！

赵文华：（不让玲珠接语）住口！

赵婉贞：（撒骄地）爹々，是女儿又不是外人，下一次我不再上楼就是了，爹々何必发这样大的脾气呢？

赵文华：（一边讲，一边收宝剑）哎呀女儿啊！这么大了，这样不懂礼教。这表章楼是任何人也不准私自闯入的，严丞相对你兰贞姐々虽百般宠爱，也从不许她上楼。你今日上楼来，若是让丞相知道，为父如何吃罪得起。（拿了本章）女儿，下一次不可再擅入表章楼了。

赵婉贞：是，是！

赵文华：玲珠，不许再带小姐上表章楼来。

玲珠：是。

赵文华：快带小姐回房去吧！

（主婢犹豫，玲珠情急生智，将手中扇子丢在地上，赵文华正要关门）

玲珠：啊呀，小姐，我扇子在房里，忘记拿。

赵婉贞：爹々！

赵文华：（向玲珠）哼！快去拿，拿了快々下楼。（赵婉贞下楼）

玲珠：（见文华去远，回房唤曾荣出）耶姑爷，我家老爷下楼去了，快出来吧！

曾荣：多谢姨妹，大姐解危。

赵婉贞：姐夫，不用多礼，快々下楼。

玲珠：耶姑爷随我来！

(三人走到楼梯口；八仙厅传来赵文华、汤伯钦谈话声：“汤大人你我在八仙厅饮酒长谈吧。”“好呀！”)

玲 珠：哎呀！原来老爷与汤大人在楼下八仙厅商量朝中大事，看来又要谈到天明(光)。鄢姑爷下楼，一定要引起我家老爷猜疑，这便如何是好？

曾 荣：(惊)大姐，除了八仙厅，有什么地方可以下楼。

玲 珠：(摇头)我看鄢姑爷还是在表章楼躲起来吧！

曾 荣：若是叔父再上楼来，那便如何是好？

玲 珠：这楼上藏不得，走也走不出，这要如何是好？

赵婉贞：这……有了！

(唱)

贞贞待我情义厚，  
姐丈有难我急心头，  
不避嫌疑来相救，  
暂将姐丈藏书楼。

玲珠，如今为了救鄢姑爷脱险，我也顾不得许多了。

(万世了)你就带他到我书楼上暂住一时吧！(羞)

玲 珠：小姐，我也是这个主意。(向曾荣)鄢姑爷，这表章楼除了八仙厅，别无通道，只有从这蝴蝶门，可通我家小姐书楼。小姐请你去书楼暂避一时。

曾 荣：这……(旁白)欲图大事，我也顾不得礼义了。

(向玲珠、婉贞)如此，多谢姨妹！

赵婉贞：玲珠快走！

玲 珠：鄢姑爷，随我来！(三人同下)

(幕 落)

### 第三场

### 盼归

夜晚，严兰贞绣房。

严兰贞：(上)(唱)

官人过府去拜寿，  
闷坐绣房心忧愁，  
寿堂如若遇相识，  
道破真情性命休。  
如若翁婿口角生，  
旧冤未消添新愁。  
但愿平安回家门，  
免得兰贞多忧愁。

飘香：(上)小姐！

严兰贞：姑爷回来了？

飘香：小姐呀！(唱)

大轿招到府门前，  
老爷吩咐空轿转回程，

严兰贞：啊！……

飘香：(接唱)

姑爷醉倒在筵席上(顶)，  
等待酒醒回门庭。

严兰贞：(强忍焦急)哦……这就……是了。掌灯上来！(飘香下)  
官人啊官人，叫你不要饮酒，怎么饮起酒来了！

飘香：(上)小姐，灯来了！

严兰贞：飘香，陪我一同刺绣！

飘香：是！(兰贞刺了几针停下，一更鼓响，兰贞心神不定)

严兰贞：唉！(唱)

耳听樵鼓一声响，(陈)  
声声催人心忧烦，

心神恍惚难刺绣，  
挂念曾荣坐不安。

飘香你亲自带领家人，速抬轿去接姑爷，若是姑爷夫人不放，你就推说小姐吩咐，一定要接回，快去快回。

飘香：是，我就去！（欲行）

严兰贞：飘香，你叮咛家人，姑爷酒醉，上轿之时，不可大声呼叫，免得姑爷受惊。

飘香：我知道。（又欲行）

严兰贞：飘香快回来。

飘香：小姐还有什么？

严兰贞：秋风甚凉，你将衣服带去，免得……

飘香：免得姑爷受寒。

严兰贞：是啊！

飘香：飘香知道了。

严兰贞：快去！

飘香：是！

（兰贞坐立不安，二更鼓响）

严兰贞：啊，二更了！

（唱）

樵楼鼓打二更天，  
兰贞心似热油煎，  
悔不该相劝官人去赴宴，  
使得日夜把愁添。  
若是酒后吐真言，  
只恐性命难保全，  
只怪自己无主见，  
抱憾终身恨万年。  
我爱曾郎意志坚，